

龍蟲並雕齋詩集

王力



北京出版社

龙虫并雕斋诗集

王 力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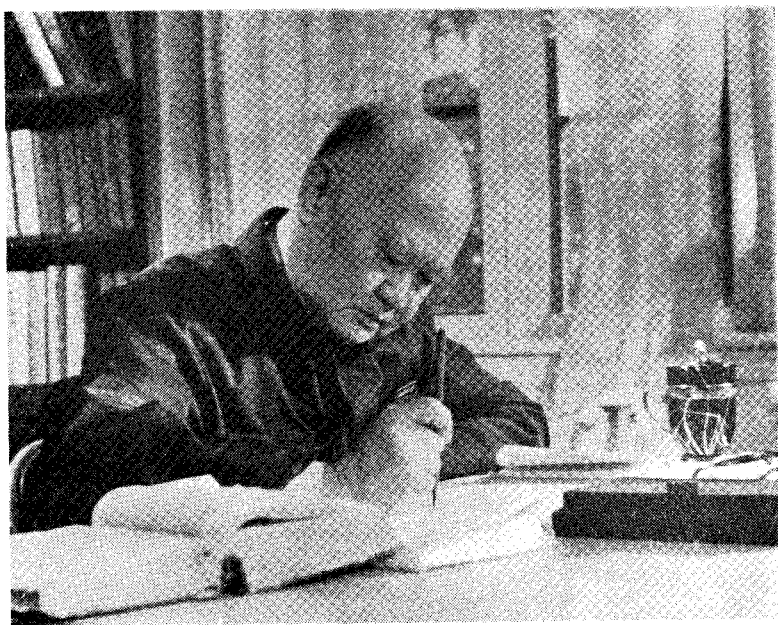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25 印张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3,300

书号: 10071·490 定价: 1.25元



王力先生近影

自序

我從小愛好詩詞。我六七歲的時候，父親教我吟誦李白的詩句：「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我的曾祖父文田公寫得一手好字，他用楷書小字抄錄了一本唐詩。我小時候把這本唐詩當作字帖來臨寫，因此也讀了一些唐詩。至今我還能夠背誦其中的幾首五律。

如王維的山居秋暝：「空山新雨後，天氣
晚來秋。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
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。隨意春
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」過香積寺：「不
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峰。古木無
人迹，深山何處鐘？泉聲咽危石，
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禪
制毒龍。」常建的破山寺後禪院：
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曲徑通

幽室，禪房花木深。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。萬籟此俱寂，惟聞鐘磬音。等等。

我的青年時代，博白的文人在中秋節前後常常舉行對聯比賽。由主事人出上聯，徵求人們對下聯。我常常應徵得獎。我二十歲時，在大車坪村李氏家塾當教師，有個家長名叫李蔭田，喜歡吟詩屬對。

他建議把對聯比賽改為綴句比賽。
綴句就是填空。他要求人們填寫一
個十一字的句子。只有首尾兩字是
固定的，其餘九字由人們隨意填寫。
我每次都參加比賽。記得有一次
的考題是：大○○○○○○○○生。
我填寫的三個句子是：

大名不朽，勝如學佛得長生。
大才未展，肯隱林泉了一生？

大年可致，寡欲清心善攝生。

李蔭田搗綴句搗贖了，又發起
著詩會。由他命題，要求寫一首
七絕。下面兩首七絕就是我應徵
的兩首詩：

中秋步月

金餅躡鴻懶入簷，
徘徊月下翠眉顰。
香閨寂寞難歸寢，

恨煞天涯薄偉人。

十月刈禾

大田禾熟正初冬，
萬頃黃雲籠上封。
盡日揮鋤勤刈穫，
歸來樽酒醉山農。

我在太平坡開國學校教書的時
候，同事中有个老秀才，名叫馮彰全，
他也喜歡吟詩屬對。晚飯後，我們

二人一起散步，多次吟詩鐘為戲。我的詩鐘做得不好，所以都忘記了。他做的詩鐘有好的，我記得有一首是咏美人、英雄的：

朱顏配些魂迷蝶（美人）；

熱血灑殘血吐虹（英雄）。

年終話別時，我贈給他一首七律，現在記不全了，只記得開頭的四句是：

明月窺窗話別勞，
離情欲寫怯揮毫。

從二十二歲到二十六歲，我沒有寫什麼詩。只是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時我寫了一副輓聯，原文不記得了。

一九二七年夏，王國維先生投昆明湖自殺，我去頤和園目睹慘狀，不覺痛哭失聲。我並不同情他的

自殺，而是覺得像他這樣有才學的人，應該多活幾年。我寫了一首七古的挽詩，最後四句是：

似此良師何處求？

山頽梁壞恨悠悠。

一自重時喪王父，

十年忍淚為公流！

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，

我在法國留學，沒有寫過一首詩。

歸國後，在清華大學任教，偶然有
一次和俞平伯先生談起郁達夫的
詩，我感贊郁達夫的詩才。平伯
說：「是的，他的詩很淺。」來自清先
生在旁邊笑着說：「淺，就是不好。
我聽了很受震動。我想：像郁達
夫的詩才還不算數，我們豈不是
碌碌餘子嗎？」我看見一位詩論家
說過：「詩有別腸」意思是說，會

寫散文的人不一定會寫詩。我從
此自戒，不要再寫歪詩了，以免
貽笑大方。張在惡之花譯者序說：
為信詩情具別腸，
生平自戒弄詞章。
嬉游投火心徒熱，
鷓鴣鳴春語不香。
豈有鴻文傳鵬島？
羞將瓦筆咏河梁。

深知適體無仙骨，

敢與騷人競短長？

一九五七年，我的「漢語詩律學」出版了。後來又出版了「詩詞格律」和「詩詞格律十講」。於是人們都誤會，以為我是詩人。他們不知道，會講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詩人，正如會講運動規則的人自己還不一定是運動健將一樣。由於這種誤會，我不得不寫一些應景

詩。特別是最近三年來，我的應景詩越來越多了。雖然也有幾首抒情詩，但是詩味不多。有人勸我出版一本集子，我很躊躇。我想起了俞平伯，來自清的話，不敢把這些打油詩拿出去獻醜。我又想起林黛玉嘲笑寶玉的話：「這樣的詩，一時要一百首也有。我如果出一本詩集，讀者一定嘲笑我說：『這樣的詩，一

時要一千首也有！這豈不是「災集集」？

經過長時間的考慮，我終於讓我的詩集出版了。這是從另一方面考慮問題。詩言志。我各個時期的詩，足以表達我各個時期的思想、感情。把我的詩按時代編排，可以讓讀者了解我一生的遭遇。從這一方面考慮，出版我的詩集還是可以的。我以此解嘲。

這些詩都是舊體詩。怕青年人